

百万诱惑

THE MILLIONAIRES

[美] 布莱德·迈尔泽 著 BY BRAD MELTZER
吴 飞 译

 重庆出版社

版贸核渝字 (2005) 第 51 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百万诱惑/[美] 布莱德·迈尔泽 著;吴飞 译.- 重庆:重
庆出版社,2005.10
ISBN 7-5366-7326-4
I.百... II.①布...②吴... III.长篇小说 -
美国 - 现代 IV.I712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第 025776 号

The Millionaires by Brad Meltzer
Copyright © 2002 by Forty-four Steps, Inc.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05 by Chong Qing Publishing House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arner Books, Inc.,
New York, USA.
All Rights Reserved

BAIWAN YOUHUO
百万诱惑
[美]布莱德·迈尔泽 著
吴 飞 译

责任编辑 陈建军 石 涛
特约编辑 王 勇
封面设计 门乃婷装帧设计

 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新华书店经销
特约经销 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电话 010 — 65949715/16/17 — 810
三河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制

开本 700 × 1000 1/16 印张 25
字数 348 千字
2005 年 10 月第 1 版
200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66-7326-4/I · 1258
定价:29.80 元

一部惊心动魄的金融恐怖小说,无论看到哪个情节,你都会被立刻吸引,而且再也不愿放下!

——《华盛顿邮报》

一本让人不忍漏掉任何字句的作品……其中的故事似乎就发生在我们身边。

——《书业评论》

就情节而言,迈尔泽的故事犹如一场精彩的戏剧,情节变换完全超出大家的想象,但又全都在情理之中。

——《纽约时报》

刺激而又引人入胜,迈尔泽揭开了真实生活中潜在的噩梦——如果绝对不会被发现,你会不会铤而走险窃取钱财?

——《洛杉矶时报》

迈尔泽的小说完全是真实生活的浓缩,不仅生动、刺激,而且充满了警世意味。

——《纽约时报》书评

难以置信的紧张节奏、刺激有趣的情节,让读者禁不住去猜测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,但每次又都无法猜中!

——《出版家周刊》

故事紧张、刺激、极为有趣又颇具启发性，迈尔泽将这些写作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！

——《今日美国》

令人惊心动魄，甚至禁不住屏住呼吸……有如一张黑色的魔网悄然而至、突如其来，刺激惊险的同时又满足了阅读的快感。

——《华尔街日报》

立意现实——这在作品中表现得相当明显。如果书中任何一部分变成了现实，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将成真！

——《丹佛通讯报》

极富想象力……令人毛骨悚然……让人禁不住去猜想、推测，却往往又出乎意料！

——《俄克拉荷马星期日报》

紧张的对话、令人惊奇的智谋……迈尔泽绝对是个故事高手！

——《娱乐周刊》

23% 的人承认，如果绝对不会被发现，人们就会铤而走险窃取他人钱财。

——盖洛甫民意测验

……但是，一旦处于法律约束之外，你必须诚实！因为，法律之外依旧有法可循，这法外之法就是良知与道德！

——鲍勃·迪伦

1

我知道自己前方的道路。我知道自己未来的理想。这就是我最初接受这份工作的原因……同样也是四年以后,我依然可以忍受那些客户的原因。还有他们的需求。还有他们的大捆钞票。绝大多数时候,他们只希望保持低调,实际上这是银行的专长。其他情形下,他们需要一点点……私人接触。我的电话铃响了,我开始讨人欢喜了。“您好,我是卡卢索。”我答道,“能为您效劳吗?”

“你那该死的老板跑哪儿去了!?”南方电锯一般的声音涌入我的耳朵。

“请……请问?”

“别废话,卡卢索!我要我的钱!”

直到对方说出“钱”这个字的时候,我才辨别出他的口音。泰纳,纽约城的豪华摩天大楼的最大开发商,泰纳家族事务所的主要创始人。在高级净值个体的世界里,家族事务所是你企及的最高的地位了。洛克菲勒(美国石油大王)。罗希尔(国际投资银行总裁)。盖茨(微软公司总裁)。索罗斯(国际著名投资家)。一旦被雇请,家族事务所就会管理所有的顾问、所有的律师,以及经营家族资产的银行家。付费给专业人员,从而使每一个美分最大化。你不再与家族对话了——你与事务所对话。因此,如果家族的头头直接打电话给我……我会被拔掉几颗牙的。

“汇票还没寄过去吗,泰纳先生?”

“你说对了,真该死,还没寄过来,蠢驴!你究竟打算怎样搞定那件事啊?你的老板对我许诺说,汇票会在两点钟之前送到这儿来的!两点钟!”他尖声喊叫着。

“很抱歉,先生,不过亨利先生正在——”

“我可不管他在哪儿,《福布斯》的那个家伙给我的期限就是今天。我当初把那个期限交给你的老板,现在我把那个期限交给你!难道我们还需要讨论吗!?”

我口干舌燥。每年，《福布斯》的富豪排行榜都会评出美国最有钱的400个人。去年，泰纳的排名是403。他不满意了。所以今年，他下定决心要使自己提高一个层次。至少超过三个人。对我来说，糟糕的是，妨碍他的仅仅是转到他个人账户上的四千万美元，而我们显然还没有发放这些钱。

“请别挂断，先生，我……”

“你胆敢让我——”

我按下暂停键，开始求雨了。快速拨打电话分机之后，我期待听见斯卡拉的声音，后者是亨利的秘书。而我听到的仅仅是语音留言。她正与老板一起共度休息时光。我挂断电话，重新拨号。这次，我直接转到一级备战等级——亨利的手机。第一声铃响，无人应答。第二声亦是如此。到第三声铃响时，我所能做的仅仅是注视着话机上闪烁的红灯。泰纳依然等待着。

滴答一声，我按下了继续键，然后一把抓住我的手机。

“我正等待亨利先生回电话。”我解释道。

“小子，要是你再把我的搁在这儿……”

无论他说什么，我都没去听。相反，我的指尖在手机上快速移动着，匆忙地拨打亨利的呼机。一听见嘟嘟声，我就输入了电话分机，添加号码“1822”。万分紧急：911的两倍。

“……我可不管你的各种道歉之类的借口，我想听见的是转账已经完成了！”

“我明白，先生。”

“不，小子。你不明白。”

快点啊，我祈求着，凝视着我的手机。滴答！

“你们的最后一笔转账是什么时候出去的？”他咆哮道。

“实际上，我们在三点钟正式停止营业……”我墙上的时钟显示为三点过一刻。

“不过我们有时候延长到四点钟。”没等他反应，我补充道，“那么，账号是多少，应该转到哪一家银行？”

他迅速告知了详细资料，我草草地记在附近的记事贴上。最后，他

补充道，“卡卢索，是吧？那是你的名字吧？”他的声音已经变得温和起来。

“是……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好的，卡卢索先生。我需要知道的都知道啦。”随着那句话，他挂断了电话。我看了看我的悄然无声的手机。依然无人应答。

三分钟之后，我已经给我可以找到的每一位股东打了电话。没有人应答。这是一个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账户。我脱掉外套，扯开领带，快速地扫描我们的客户名录卡片，我找到了大学俱乐部的号码——那里是股东们的避难所。开始拨号的时候，我发誓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

“您已经接通了大学俱乐部。”电话那端是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“嗨，我找亨利——”

“如果您想接通俱乐部接线员，或者接通客房，请按零。”录音继续着。

我敲击零键，传来了另一个计算机化的声音。“所有的接线员都处于忙碌状态——请继续等待。”我抓起我的手机，疯狂地拨号，寻找权威人士。白瑞福……伯恩斯坦……会计科的玛丽——不在，不在，不在。

我讨厌临近圣诞节的星期五。见鬼，大家都去哪儿了？

我的耳边，计算机化的女声重复着：“所有的接线员都处于忙碌状态——请继续等待。”

我很想敲击应急按钮，然后打电话给谢普，后者负责银行的安全，可是……不能……那个过于坚持己见的家伙……没有正确的签名，他永远不会让我侥幸成功的。所以，如果我找不到拥有转账权力的人，我至少需要找到某个内勤人员，他能够——

我找到了。

我的弟弟。

我把电话听筒放到一只耳朵旁边，把手机放到另一只耳朵旁边，然后闭上眼睛，倾听着他的电话铃响。一声……两声……

“我是查理。”他答道。

“你还在这儿！？”

“没有——我一小时前就离开了。”他平淡地说，“你虚构出来的。”

我没有理睬这个玩笑：“你还记得会计科的玛丽把她的用户名和密码

放在哪儿吗？”

“我想是的……怎么啦？”

“别走开！我马上下来。”

电话键盘上，我的手指如闪电一般飞舞着，将线路转移至我的手机——避免接通大学俱乐部，以防万一。

冲出我的办公室，我向右急转弯，沿着昏暗的桃花心木镶边走廊，直奔位于尽头的私人电梯。我不在乎自己是否只是为了客户才这样做。我在警铃按钮上方的键盘上输入了亨利的六位密码，梯门缓缓地滑开了。保安科的谢普也不喜欢那样的。

迈进电梯内的瞬间，我转过身子，用力地按下关门按钮。上个星期，我在一本商务书中读到，电梯的关门按钮几乎总是断开的——它们出现在那里，仅仅是为了让那些焦急的人们感到它们处于控制之中。手指穿梭在我的暗褐色头发里，我擦拭着前额上渗满的汗珠，我还是按下了这颗按钮。接着我又按了一次。前往三层。

“好，好，好。”查理大声说道，伴随着他那永远孩子气的露齿一笑，他的目光从一堆文件中抬起来。他压低下巴，透过那幅老式的角质架眼镜窥视着我。他好多年前就开始戴眼镜了——还在它们流行之前就有了这一习惯。这一习惯同样适用于他的白色衬衫和皱褶的休闲裤。两者都是我的衣橱中用旧的衣服，但不知何故，它们套在他那瘦削的身体上，看起来完美无缺。城市流行款式，决不刻板规矩。“看看是谁在访问贫民窟！”他欢呼着，“嗨，你的‘我不再是无产阶级成员’徽章在哪儿？”

我顾不上这一打击。它是我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不得不适应的。六个月，准确地说——自从我为他在这家银行找到一份工作。他需要钱，而我和妈妈需要帮助支付那些账单。假如只有汽油、电费、房租，我们会过得很好。然而我们在医院的账单——对于查理来说，那始终是秘密的。这就是他起初接受这份工作的惟一原因。尽管我知道，他把这份工作看作是创作音乐时的一种配合方式，但是对于他来说，上来见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我在楼上的一间私人办公室里，拥有一张胡桃木桌和一把皮椅；而他在楼下的隔间里，四周是米黄色的丽光板。

“什么事啊？”看见我揉着眼睛，他问道，“荧光灯让你不舒服啦？如果你愿意，我上楼把你的台灯拿来吧——或许我应该把你的袖珍波斯地毯拿下来——我知道，公共的地毯是多么地伤害你啊——”

“你就不能闭一会儿嘴么！”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他问道，突然关心起来，“是妈妈？”

每当他看见我心烦的时候，他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如此——特别是上个月收债人恐吓他以后，“不，不是妈妈……”

“别那样了！你差点让我呕吐！”

“对不起……我只是……我快没时间了。我们的一个客户……亨利应该搞定的一笔转账，而刚才那个傻瓜把这件事交给我了，因为转账还没有成功。”

查理把他那笨重的黑鞋抬到他的办公桌上，然后翘起椅子，从桌子的角落处抓起一瓶黄色的“陪乐多”玩具罐。他把罐子举到鼻子下面，啪的一声打开盖子，像孩子一样夸张地嗅着，然后笑了一声。那是典型的高声调的、小弟弟的笑声。

“你怎么会觉得这好笑？”我迫切地询问。

“那就是你所担忧的？某个家伙没有得到他的用于玩乐的钱？告诉他等到下周一。”

“你怎么不告诉他呢——他的名字是泰纳。”

查理的椅子落到了地板上。“你不是开玩笑吧？”他问道，“多少？”我没有回答。

“快说啊，卡卢索，我不会小题大做的。”

我依然保持沉默。

“听着，要是你不想告诉我，那你下来干什么？”

那一点是无可辩驳的。我的回答是一句耳语：“四千万美元。”

“四千万！？ ”他叫喊起来，“你是不是在唱歌啊！？ ”

“你说过你不会小题大做的！”

“卡卢索，这可不是把一颗花生截为四瓣之类的事情。当你谈及八位数时……即使对泰纳来说，那也没有什么改变——而那个家伙已经拥有了一半的商业中心——”

“查理！”我大叫着。

他的话语骤然停止——他已经知道我心中的压迫感了。

“我真的可以利用你的帮助。”我补充道，观察着他的反应。

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，这会是一个通往财富的时刻——某种弱点的坦白，这种弱点常常会颠倒胡桃木桌和米黄色丽光板之间的等级。老实说，我大概让这一时刻接近了。

弟弟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。“告诉我，你需要我做什么。”他说道。

我坐在查理的椅子上，输入了亨利的用户名和密码。我或许没有蹲坐在图腾柱的顶端，但我依然是一名助手，最年轻的助手——而且是直接指派给亨利的惟一的助手。在一个只有十二名股东的地方，仅凭那一点就让我有足够的施展空间了。和我一样，亨利长大的时候，他的口袋里没有钱夹。但是有合适的工作，加上合适的老板，将他引领到合适的商学院，并以此使他可以通过私人电梯稳步攀升。如今他打算回报恩惠了。正如我第一天上班时他教导我的，简单的规划才是最有效的。我帮助他，他帮助我。就像查理，我们都有自己摆脱债务的方法。

我蜷缩在椅子上，等候电脑进入状态。我身后，查理侧身坐在扶手上，倚靠着我的后背和肩头，以保持平衡。我的头转过去的时候，我看见了电脑显示屏上我们扭曲的影像。倘若飞快一瞥，屏幕中的我们看起来像孩子一样。然而这个时候，泰纳的公司账户照亮了屏幕——其他的一切都消失了。

查理的眼睛直盯着余额：\$ 126, 023, 164. 27。“单点一份花生酱三明治！我的余额太低了，以至于我吃饭时不再点苏打点心了，这个家伙还认为他有抱怨的权利呢？”

很难争辩——即使对于我们这样的银行来说，那也是巨额的兑换了。当然，说“格林 - 格林”只不过是一家银行，就如同说爱因斯坦“仅仅擅长数学”一样。

“格林 - 格林”被认为是一家“私营银行”。我们的主要服务有：隐私——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占据任何人的资金的原因。事实上，论及客户，不是他们选择我们，而是我们选择他们。而且就像绝大多数银行一

样，我们要求最低存款。差别在于，我们的最低存款是两百万美元。而那只不过是给你开户而已。如果你拥有五百万，我们会说“那不错——良好的开端”。如果是一千五百万，那就说“我们愿意谈一谈”。如果是七千五百万或者更多，我们会给私人喷气机加油，会说“马上过来见你，泰纳先生，先生，是的，先生”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我指着屏幕说道，“亨利甚至没有把它编入系统。他一定是完全忘记整个事情了。”我使用亨利的另一个密码，快速地输入了第一部分请求。

“你确信这样使用他的密码合适吗？”

“别担心——没事的。”

“或许我们应该打电话给保安科，谢普可以——”

“我不打算叫谢普来！”我强调着，明白那样做的后果。

查理摇了摇头，转头看着屏幕。在当前活动一栏的下方，他发现了三笔支票支出——全都支给“凯莉”。

“我打赌那是他的情妇。”他说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道，“就因为她有一个像凯莉那样的名字？”

“你最好相信吧，眼前的沃森兄弟。詹尼（Jenn）、坎迪（Candi）、布兰迪（Brand）——如同通往花花公子官邸的家族通行证——亮出字母‘i’，于是你就有权进入了。”

“第一，你错了。第二，毫不夸张地说，那是我听说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了。第三……”

“爸爸的第一任女友的名字是什么？让我想一想……是不是……兰迪（Randi）？”猛地抽身，我把椅子推到后面，把查理从扶手上挤了下去，然后气冲冲地离开了他的小隔间。

“难道你不想听听她的喜好和憎恶吗？”他在我身后大声叫唤着。

前进在走廊之中，我全神贯注于我的手机，仍旧聆听着大学俱乐部的录音欢迎辞。恼羞成怒，我挂断了，然后重新开始。这一次，我居然听见了人的声音。

“大学俱乐部——我能为您效劳吗？”

“我找亨利——他正在你们的一间会议室里开会。”

“请别挂断，先生，我会……”

“别把我转接过去！我希望现在就找到他。”

“我只是接线员，先生——我最多只能将您转接到那儿。”

传来一声滴答，然后是另一种声音：“您已经接通了大学俱乐部的会议中心——请继续等待。”

我把电话抓得更紧了，沿着走廊快速前进着，然后在一扇没有标记的金属门前停下了脚步。鸟笼，银行上下这样称呼它，是位于最底层的少数几间私人办公室之一，也是我们的全部资金转账系统的大本营。现金、支票、电汇——全都起源于此。

自然地，门把手上方有一个打孔密码锁。亨利的密码使得我畅行无阻。“常务董事”跑到了每个角落。

在我身后十步远的地方，查理进入了六人办公室。这个长方形的房间沿着第四层的后壁延伸，但是室内，它与小隔间一模一样：荧光灯、组合写字台、灰色地毯。惟一的区别是装饰着每张办公桌的普通尺寸的算术计算机。会计科版本的“陪乐多”。

“你为什么总是要那样发脾气呢？”查理追问道。

“我们能不能别在这儿谈论这件事情？”

“告诉我，你为什么——”

“因为我在这儿工作！”我高声说道，一边转过身去，“而且你在这儿工作——而且我们的私人生活应该保留在家里！那样行吧？”他的手中握着一支钢笔和他的小小的记事本。

“别忙着把这个写下来，”我警告说，“我不需要这个出现在你的歌里。”

查理盯着地板，想知道那句话是否值得争辩。“满足你的所有需要。”他说道，一边放下了记事本。对于他的艺术，他从不争论。

“谢谢你。”我表示了诚意，向办公室的纵深前进。但是正当我接近玛丽的柜台时，我听见自己身后传来刷刷的书写声。

“你在干什么呀？”

“很抱歉。”他笑着，在他的记事本上潦草地记下几个最后的单词，“好的，我完成了。”

“你刚才写了些什么？”我迫切地问道。

“没什么，不过是——”

“你刚才写了些什么！？”

他举起了记事本。“我不需要这个出现在你的歌里。”他说道，“那个唱片标题有多棒？”

我没有做出反应，再次转头看着玛丽的办公桌：“你就不能把她的密码指给我吗？”

他漫步到这个房间里最为整洁、最有条理的办公桌的前面，愚弄地拂过玛丽的座位，滑到她的椅子上，伸手去拿那三个摆放在她电脑旁边的塑料相框。照片上是一个手捧着橄榄球的十二岁男孩，一个身穿棒球服的九岁男孩，以及一个拿着足球、摆着姿势的六岁女孩。查理的手径直伸向那个拿着橄榄球的相框，然后把它整个颠倒过来。相框的支架下方是她的用户名和密码：marydamski —— 3BUG5E。查理摇晃着脑袋，微笑着。“第一胎生的孩子——始终是最喜欢的。”

“你怎么会……”

“她或许是数字的王后，但是她憎恨电脑。有一天我过来的时候，她请求我帮她找一个好的藏密地点，于是我告诉她试试这些相片。”

典型的查理。每个人的好朋友。

我打开玛丽的电脑，瞥了一眼墙上的时钟：下午三点三十七分。仅仅剩下二十五分钟了。我利用她的密码，直奔资金支出栏目。玛丽的屏幕上出现了泰纳的转账队列——等候最终的批准。我输入泰纳的银行密码，还有他给我的账号。

“请求的金额？”输入这个数字简直令人伤心：\$ 40, 000, 000. 00。

“那可是一大堆红薯。”查理说道。

我抬头望着墙上的时钟：下午三点四十五分。只剩下十五分钟了。

我的身后，查理又在他的记事本上匆匆记下了什么东西。那是他的咒语：控制世界，吃蒲公英。我把光标移向发送按钮。几乎完成了。

“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”查理叫唤道。没等我回答，他补充说，“倘若这件事情完全是一场骗局，那会有多棒啊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整件事情……电话呼叫，大声叫嚷……”他大笑起来，将脑中的想法倾泻而出，“所有的混乱突然造访，你怎么知道那是真正的泰纳？”

我的身体变得僵硬了：“再说一遍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那个家伙拥有一个家族事务所——你怎么连他的说话声音都听得出来呢？”

一股寒意席卷了我的颈背上的头发，我放开鼠标，试图忽略那股寒意的存在。我转身面对着我的弟弟。他早已停止书写了。

2

“你想说什么啊？你认为那是假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——可是你想一想那有多么容易吧！某个家伙打电话过来，威胁说自己需要四千万美元，然后给你一个账号，并说‘快将它搞定’。”

我重新凝视着那十一位账号，它们闪烁在我对面的屏幕上。“不。”我坚持认为，“那不可能。”

“不可能？那就像他们每年发表的小说一样——反面角色起初自称为举世无双的英雄……”

“这不是一本愚蠢的书！”我大声说道，“它是我的生命！”

“它是我们俩的生命。”他补充道，“而我只想说的是，在你点击那个按钮的同时，这笔款可能直接流向巴哈马群岛的某家银行了。”

我的目光锁定在账号的光辉中。我越是看它，它燃烧得越亮。

“而且，要是那笔钱款消失的话，你明白谁会遭受打击……”

他很小心地说出了那句话。我们俩都明白，“格林-格林”并非一家普通的银行。城市银行、美洲银行——它们是没有个性的大公司。不是

这里。在这里，我们依然是一种紧密控制着的合伙关系。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，这种关系保持让我们免除政府的一些审计条件，让我们维持着低姿态，让我们的名字不出现在报纸上，让我们可以挑选我们想要的客户。就像我说过：不是你在格林银行开设一个账户。而是我们开设一个账户给你。

作为回报，股东们可以在一个小得难以置信的房檐下管理一笔相当数量的财富。更重要的是——我凝视着泰纳的四千万美元转账——每位股东对这家银行的所有财产都是亲自负责的。在上次统计中，我们掌控的金额是一百三十亿美元。以百亿为单位，除以十二位股东。

忘记泰纳吧——我现在能够关心的是亨利。我的老板。如果我失去了这家银行的最大的一个客户，他会把解雇通知塞进我的喉咙里的。“我现在告诉你，这一切绝不可能是骗局。”我坚持己见，“上星期，我无意中听到亨利谈论过这笔转账。我的意思是，泰纳不可能无事生非地打电话过来。”

“除非，当然，亨利介入其中……”

“你是不是该住口了？你的话现在听起来好像……好像……”

“好像某个人明白自己正在谈论的话题？”

“不是，好像一个脱离现实的偏执多疑的疯子。”

“我会让你知道，我被疯子这个词冒犯了。还有脱离这个词。”

“或许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应该打一个电话给他。”

“不算坏主意。”查理表示同意。

墙上的时钟显示我只有四分钟时间了。一个电话可能导致的最坏情形是什么样的？

我快速浏览客户目录，寻找泰纳的住宅电话号码。目录中列出的只有他的家族事务所。有时候，隐私是令人讨厌的。没有其他的选择了，我拨打这个号码，然后看了看时钟。三分半钟。

“泰纳家族事务所。”一个女人接了电话。

“我是格林-格林银行的卡卢索——我需要与泰纳先生谈话。是紧急情况。”

“什么样的紧急情况？”她打断了我的话。我几乎能听见嘲笑的语气。

“一笔四千万美元的账目。”

对方停顿了片刻：“请稍等。”

“他们能找到他吗？”查理问道。

我没有理睬他的问题，回头点击电汇菜单，然后将光标放在发送按钮上面。查理背靠在扶手上，焦虑地抓着我肩上的衬衣。

“妈妈需要一双新的打眼锥……”他低声说道。

三十秒后，我听见那位秘书回到电话旁边了：“很抱歉，卡卢索先生——他的办公线路没有应答。”

“他有手机吗？”

“先生，我不确信你是否明白……”

“实际上，我相当明白。你的名字是什么，这样我就可以告诉泰纳先生我正在与谁谈话？”

再次地，停顿了片刻，“请稍等。”

时间正在流逝，我们只剩下一分十秒了。我知道这家银行与联邦调查局是同步的，可是你只能这么紧凑地逃避这些事情啊。
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查理问道。

“我们会搞定它的。”我告诉他。

五十秒。

我的目光集中于标记着发送的数字按钮。屏幕的最上方，我早已读过显示着“\$ 40, 000, 000. 00”的那一行，可是此刻，那就是我看见的一切了。我把电话置于免提状态，腾出我的双手。我感觉到查理的手在我的肩头，抓得更紧了。

三十秒。

“该死，这个女人跑哪儿去了？”

我握着鼠标的手颤抖得厉害，它晃动着屏幕上的光标。我们没有机会了。

“就这样了。”查理说道，“该做出决定了。”

他那句话是对的。问题是……我……我不能。为了寻求帮助，我扭过头去，看着我的弟弟。他没有说一个字，但我听见了全部。他知道我们从哪里来。他知道我已经在这里消磨了四年时光了。对我们所有人来说，